

1958年的跨大西洋航班上，泛美航空的空乘人员首次在座椅上标注字母。单通道客舱的六座布局里，A和F指向舷窗，C和D靠近过道，B与E则成了中间座的代名词。这个设计像颗种子，在航空史上生根发芽——美联航的波音707、英航的VC10，甚至协和超音速客机，都延续着“AF靠窗、CD过道”的黄金法则。

2012年，中国高铁CRH380A型列车进入设计阶段。在青岛四方机车厂的会议室里，工程师们面对五座布局犯了难：沿用传统编号，还是另起炉灶？总设计师王建国在黑板上画了六个圈，又擦掉最右边的E，“保留A和F的靠窗记忆，C和D的过道直觉，这是给乘客的‘盲盒提示’。”

二等座的“3+2”格局像把竖琴。A座是琴头，F座是琴尾，中间的B座如同琴弦上的休止符。在12306的选座界面，B座的点击量永远最低——它像三明治里的火腿片，左右都是陌生人的手肘。而一等座的“2+2”布局更像对开的折扇，A和F是扇骨，C和D是扇面，每个座位都有独立的风景。

商务座的“2+1”设计则像留白的水墨画。A座靠窗如观景台，C座靠过道似茶歇区，F座则像包厢里的太师椅。这种布局让乘客想起飞机的头等舱，却比天空更贴近大地。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“鱼骨式”座椅升级，更将这种美学推向极致：流畅的S曲线分割出私

谷雨过后，天一天比一天热起来，越来越浓的绿色掀开夏季的序章。

田野里，到处飘散着馥郁的麦香。

麦子扬花了，我们去田里看看吧。老公领着我和女儿向田野里走去。

真好闻，就像麦香牛奶的味道。女儿闭着眼睛，深情地陶醉着。

清新绵长，就像陈年的酒，浓而不醉，让人神清气爽，有麦花独特的清香。老公做了一个深呼吸。

望着一碧无垠的麦地，我却看不到一丝麦子花的痕迹，倒是看到了油菜花的绚烂明艳、柔情妩媚。

你看，这就是麦子花。顺着老公的手指看过去，果然，在每一个麦穗的顶端布满了白白的、细细碎碎的乳白色花朵，其实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花朵，更像一丝丝白色的萼。

麦子花就是这样的吗？哪里是花，这不就是麦穗吗？女儿惊异地抚摸着麦穗。

麦子花即实，实即花，花实一体。为了成熟，她连

高铁座位之消失的E

常鑫

密空间，深驼色皮革与胡桃木纹交织，让每个座位都成为移动的艺术馆。

在武汉天河机场，一位旅客指着登机牌上的“15E”问地勤：“这座位是不是在中间？”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笑着说：“难怪坐高铁时总觉得E座像失踪人口。”这种认知惯性，让高铁的编号体系成为连接天空与大地的隐形桥梁。

对铁路部门而言，E座的缺失是精密计算的结果。若在五座布局中加入E，过道标识将从CD变为DE，打乱乘客的肌肉记忆。这种改变可能导致的后果，如同将红绿灯的红灯移到右边。即使功能不变，也会引发混乱。2017年12306推出选座功能时，系统优先保留AF靠窗、CD过道的选项，正是对这种认知习惯的尊重。

在重庆开往成都的G2856次列车上，乘务员小周发现一个规律：带孩子的家庭总爱选B座。“中间位置

虽然拥挤，但方便照顾两边的孩子。”她记得有位母亲曾说：“B座是全家的‘安全岛’。”这种发现让冰冷的字母有了温度——原来设计不仅是数学题，更是人性的度量衡。

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室，退休教师张建国总爱观察旅客选座。他发现商务人士偏爱D座，因为方便起身接电话；背包客钟情F座，方便放置登山包；而老年乘客大多选择C座，靠近过道便于上下车。这些细微的选择，构成了高铁车厢里的“座位社会学”。

当列车穿越长江大桥，夕阳将车窗染成金色。座位编号在金属扶手上投下细长的影子，A、B、C、D、F像五线谱上的音符，在钢轨的轰鸣中奏响无声的乐章。消失的E座，不是设计的漏洞，而是对乘客习惯的温柔妥协——它让每个踏上高铁的人，都能在熟悉的字母里找到归属感，在陌生的旅途中遇见“回家的路”。

在铁路博物馆的陈列柜里，泛黄的航空座位图与高铁设计手稿并排摆放。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真理：交通工具的进化，从来不是冰冷的技术迭代，而是将人类的记忆与习惯，编织进钢铁与玻璃的诗行。当你下次在高铁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，不妨轻抚字母标识——那是设计师留给每个旅客的“秘密暗号”，也是交通文明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。

只开300秒的麦子花

王举芳

美丽也省略了。老公充满哲理地说。

我细细观看着那一朵朵细碎的麦子花，它们是如此清美，在碧绿的叶子间，在尚显瘦弱的麦穗上，静静地不说一句话，和田间地头那些无名的草花儿，在尚属于春天的妩媚里，缩略成乡村朴素的语言。

一阵风来，掀起一层一层的麦浪，纷纷扬扬的麦子花，顿时散落一地。

这麦子花才开，怎么就落了呢？我望着那些随风四散的麦子花，心里竟有些小忧伤。

人们总说昙花的花期最短，其实还有一种植物的花期比昙花还要短，这就是麦子花。世界上寿命最

短的花是麦子的花，它一般开300多秒的时间就谢了。

听了老公的话，我更加敬佩起这淡淡的白、纤纤瘦小、也不会像别的花一样，多情娇羞地打着朵儿飘落的麦子花来。听麦花在风里安然的飘落声，我心里突然感觉到低沉。

瞧，这麦穗儿长得多么鲜嫩、有一拃长呢，要是灌浆的时候不出意外，定会大丰收的。老公的话让我的心豁然开朗起来。阳光下的麦田，似乎由青慢慢变黄，透露出成熟的丰稔和朴实的厚美。

一年一度的麦子花开，是乡村厚美的经典。它让我想起父亲、母亲，让我想起生活在故乡的人。

一些温暖的词汇深藏进我的心灵和肌体。麦子花的纯美和清香，有着乡村的清澈和宁静，也有着岁月的素白和浅痕。

麦子花是卑微的，就算低到尘埃里，也为自己的开出一朵不起眼的花。就如世间的许多人一样，在平淡里，明媚着自己的幸福。

公园之夜

摄影 柏澜客



文明色谱中的东方密码

诸纪红

当故宫文创将“霁蓝”与“秋香黄”转化为数字时代的流行色时，我们突然意识到：那些沉睡在古籍中的传统色彩，正以解码文明基因的方式重返现代生活。陈彦青教授在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中搭建的，不仅是一部传统色彩的学术谱系，更是一套理解东方文明的符号密钥。这部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为底色的著作，通过十二道色彩命题，将散落于青铜铭文、丝绸纹样、建筑彩绘中的色相碎片，重新熔铸成贯通古今的文化通识系统。

在史料

考古的维度，陈彦青展现了历史学者的侦探天赋。他像修复敦煌壁画的画工般，从《天工开物》的矿物记载、《营造法式》的彩画制度乃至《红楼梦》的服饰描写中，剥离出色彩背后的文明编码。书中对流黄色的追踪堪称典范：这个曾出现在《礼记》中的神秘色相，经考证证实为介于青黄之间的动态色谱，既象征天地交汇的哲学意境，又在汉代官服制度中承担区分品阶的实用功能。作者通过交叉比对百余部典籍，辅以出土织物色样分析，最终在唐代三彩釉的渐变层中找到了这种“消失的色彩”的物质证据。这种显微史学的研究方法，让色彩研究跳出了单纯的视觉美学，成为窥探古代社会结构的棱镜。

叙事的编织技艺更显作者驾驭复杂主题的功力。全书以二十四品为经纬，将看似离散的色相纳入品物流形的认知体系。在探讨朱红色的章节中，陈彦青从周代赤芾的礼仪功能，讲到紫禁城宫墙的视觉震慑，再对比当代设计师对故宫红的数字化重构，完成了一场跨越三千年的色彩对话。尤为精妙的是对五色体系的解码：青赤黄黑白的传统分类，在作者笔下并非简单的视觉归纳，而是对应着五行方位、四时节气乃至人体脏腑的宇宙认知模型。当读者跟随这种符号学分析，会发现明代医书中的“五色诊法”与清代官窑釉料配方，竟共享着同一套色彩哲学的逻辑基底。

作为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观察，本书揭示了传统色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命运。那些曾被工业染料取代的植物色谱，如今以敦煌

色卡的形式成为设计界的宠儿，古代服饰制度中的禁忌色相，转化为当代品牌战略中的视觉霸权。在《水墨青》的案例中，作者指出这种源于山水画的灰调色彩，既承载着道家虚静的审美理想，又在现代极简主义设计中演变为东方品味的视觉标签。这种传统元素的现代转译，恰如青铜器上的绿锈，既是时间侵蚀的痕迹，也是文化包浆的光泽。

陈彦青的学术勇气体现在他对色彩政治的解构。当多数研究止步于美学分析时，他大胆剖开色彩秩序的权

力内核：宋代紫衫如何从边将便服演变为权贵象征，清代明黄禁令怎样在殖民贸易冲击下逐渐瓦解，这些考据都在证明：色彩从来都是流动的权力话语。更富启发性的是对色彩地理学的探讨：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、西北石窟的土红石绿，这些地域色系不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更是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。当现代城市陷入同质化危机时，书中的色彩地理图谱为地域文化复兴提供了色谱层面的解决方案。

这部著作的智性价值，在于它构建了传统色彩研究的超文本体系。每个色相词条都是一把钥匙，开启古代天文学者观象授时的玄天色，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苏芳染，乃至隐喻文人精神品格的墨分五色，共同编织成理解中华文明的认知网络。当数字技术试图将传统色彩简化为Pantone色号时，本书提醒我们：真正的东方色谱是带着温度的文化基因，那些在《诗经》中歌咏的青青子衿、在《长物志》里记载的雨过天青，既是可量化的色值数据，更是流动的文化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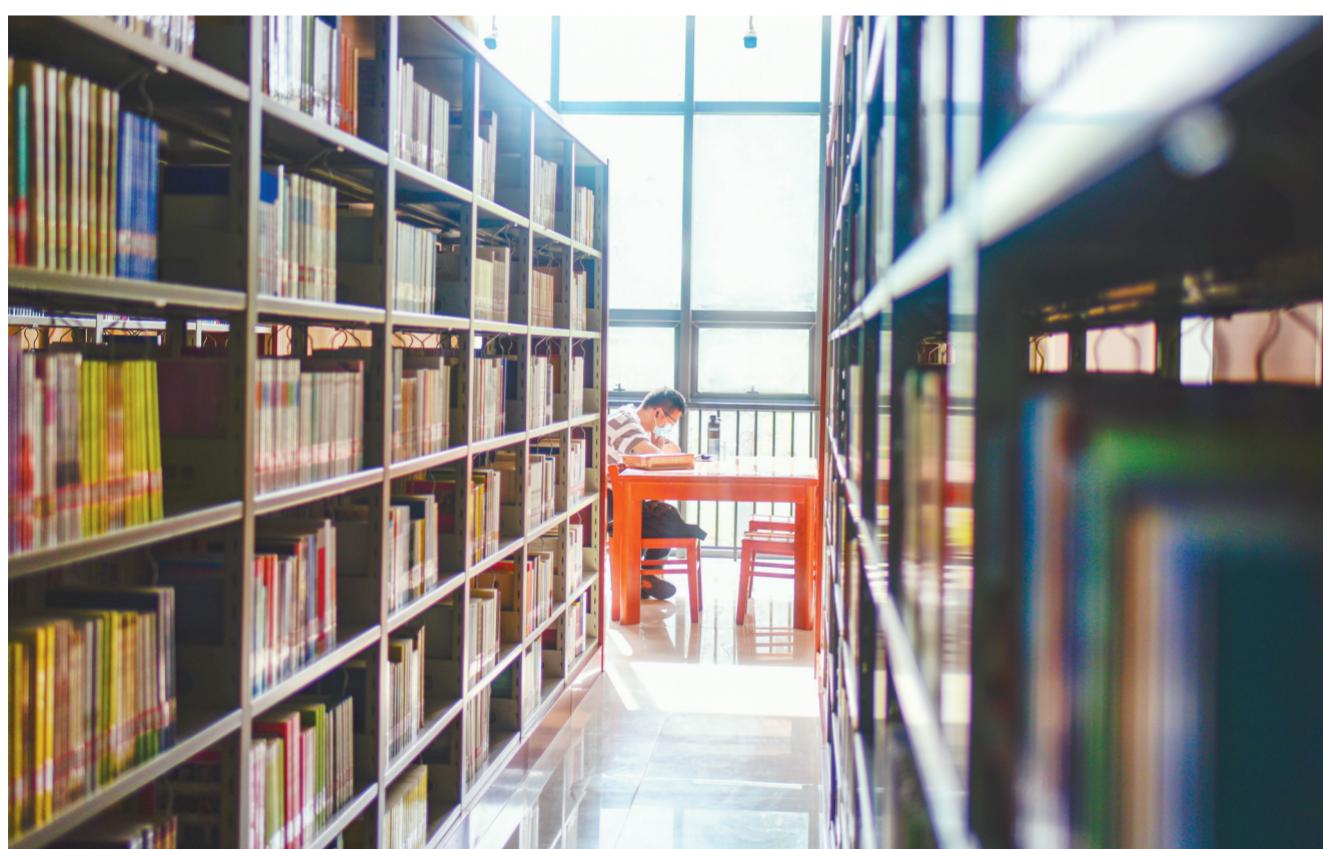
在人工智能开始生成虚拟色彩的今天，陈彦青的学术努力似乎预示着一场文化反哺：当算法用数万张古画训练出“中国风”配色模型时，那些被数据化的传统色相，是否可能反过来重塑我们的审美基因？《故色中华》留下的这个开放性命题，恰似北斗七星的镂空封面设计。

在传统与现代的星空间，为迷失于技术丛林的当代人，标记出文化寻路的永恒坐标。

知识之门

摄影

孔根龙



窗外的雨，又一次没有打招呼就来了。起初是羞怯的试探，旋即，它仿佛积蓄了整个天空的委屈与力量，骤然密集，化作千万条银线，哗啦啦地倾泻而下，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雨帘，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迷蒙的灰色调里。

困在这方寸之地，望着窗外这仿佛要吞噬一切的雨势，心中难免升起一丝烦闷与焦躁。

堆积的工作尚未完成，预定的出行被迫搁浅，生活的节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风雨打乱，正如人生中那些不期而遇的困境与挫折，总能轻易地拨动我们敏感的心弦，搅乱一池心湖的平静。就在这时，心中蓦然回响起那穿越千年风尘的吟唱：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这是苏轼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，一首诞生于他人生最低谷——黄州贬谪时期的词作。彼时，这位旷世奇才，正经历着乌台诗案带来的沉重打击，从炙手可热的京官，沦为戴罪的贬官，生活困顿，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那一天，他与友人在郊外行走，忽遇大雨，同行者皆显狼狈，唯有他，吟啸且徐行，泰然自若。这雨，何尝不是他当时人生境遇的绝佳写照？那穿林打叶的雨声，正如朝堂上的诽谤、小人的谗言、命运的

无常，声声刺耳，试图将他的人生击垮。

然而，苏轼的选择是莫听。这并非是掩耳盗铃式的逃避，而是一种内心的主动屏蔽，一种智慧的过滤。他知道，过分在意那些

外部的噪音，只会让自己深陷泥淖，迷失方向。正如我们在生活中，面对他人的误解、事业的瓶颈、情感的波折，如果一味沉溺于负面情绪，反复咀嚼痛苦，那无异于主动将心灵的缰绳交予了风雨。苏轼告诉我们：风雨喧嚣，可以选择不听，内心宁静，就能不乱于迷雾之中。

何妨吟啸且徐行，这是一种何等潇洒的态度！吟啸，是胸中块垒的抒发，是面对困境时的放歌；徐行，是不疾不徐的步伐，是内心节奏的坚守。风雨再大，也阻挡不了我放声歌唱的权利；道路再泥泞，也改变不了我从容前行的姿态。这是一种近乎向逆境宣战的浪漫，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。原来，真正强大的，不是拥有多少外在的凭借，而是内心是否足够轻盈、足够坚韧。

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一问，问得斩钉截铁，问得豪气干云！怕什么呢？怕官场的倾轧？怕生活的困苦？怕命运的无常？

苏东坡的雨天哲学

韩国昌

苏轼用一个反问给出了答案：没什么好怕的！既然风雨是人生的常态，那就披起蓑衣，把它当作寻常风景，坦然穿行其间吧！一蓑烟雨，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，将狼狈的雨中行，化作了充满禅意的生命体验。人生，本就是一场披蓑戴笠、风雨兼程的旅行，重要的是那份任平生的洒脱与承担。

词的下阙，更是将这种心境推向了极致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风雨过后，酒意渐消，春寒料峭，身体感到一丝微冷，这恰是困境过后的真实感受。磨难会留下痕迹，不可能瞬间烟消云散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山头斜照却相迎，一抹夕阳穿透云层，温柔地迎接归来的他。这斜照，是困境中的希望，是绝望中的慰藉，是大自然无言的抚慰，也是内心豁然开朗的象征。生活或许总有微冷，但请相信，转角处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光亮。

最终，那句振聋发聩的“回首向来萧瑟

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如醍醐灌顶，点亮了无数困顿迷茫的心灵。

当苏轼回望来时路，那片曾风雨交加、令人狼狈的萧瑟

处，此刻在他眼中，既没有狂风暴雨的可怕，也没有雨后初晴的狂喜。风雨也好，晴朗也罢，都已成为过去，苏东坡内心的那份平静与超然，已经超越了外部环境的变化。是啊！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在风雨中哀叹，也不是在晴朗中沉醉，而是拥有一种恒定的心境，不为外界所扰，不为得失所困。这就是苏东坡教给我的“雨天哲学”——内心若有桃花源，何处不是水云间？

此刻，窗外的雨声似乎也变得柔和了些，不再是之前的狂暴，倒像是低语的故人，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我仿佛看到了苏东坡的身影，在黄州的田埂上，在赤壁的月光下，在儋州的椰林里，无论命运将他抛向何方，他总能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总能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总能

投稿邮箱：ahcfbfk@126.com